康對山先生集

康對山先生集卷之二十二

擬狀議

擬臺諫奏免校尉刺舉臣下

臣惟三王以禮使其臣故功烈高尚後世莫可京也陛下何不一切以禮自居使臣子人人自安以相成陛下之功烈使並名三王同符二帝傳之萬世乎夫臣之於君非有父子之親也遠父兄辟鄉土非有親戚府廟之樂也動之有法行之有制非有優游自恣之趣也然而任為斬刈派徙而莫為之怨勞瘁其職而不敢安者此非必

陛下之聰明家照而人覘也孔子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詩曰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瑤其君臣之義而施報之禮所由於

祖宗之制者遠也今奚所制而輙廢

祖宗之舊變立新式使臣子人人疑懼狼狽莫能自盡哉夫微疵小過此雖賢聖不免也況中才之士待數而若者魏文侯戰國衰世之主尚不忍以二卵棄干城之將況

陛下之明聖乃數以微過細事困辱豪傑後何以為訓也夫文書期會失報非關簿獄訟大壞國法也參

詰簡寡求以勿濫無告非圖語忠良也其諫止息時獎非引之已歸而後利也乃以許校尉舉刺若覓賊首此何為也夫公卿大夫縉紳之至貴也校尉厮役之至賤也公卿大夫校選之於鄉黨進而策之於大廷慎而擇之於天下之公議非若校尉但以戶徑僉派也乃共制行知識悉為其所制臣以為大舛也堯以禮任其臣故羲和四岳效其職舜以禮任其臣故禹稷臯夔奏其功彼其賤非不崇而智非不遠也乃不開有家緝戶舉之事者彼固以為不可也公卿大夫者與上共理治道而致之民者也其諫者與上及

宰相共論治道加之駁難審固而授之民者也古之人官盛任使忠信重祿以待其臣尚恐不得其心故於是有燕饗之禮焉有體悉之惠焉有推引之讓焉曰毋金玉爾音而有遐心曰人之好我示我周行其義如此深而禮如此厚也今又旁求博致惟以能尾萬一之謬則欣欣然遂以為快一繫詔獄則不可更辨其寃由是言之雖有伊尹周公之忠固亡由申也夫中才之士因所施薄厚為效者也非皆賢而有行也彼見上圖幸其罪隙則必巧為規避而逃之是故益相誣蔽以奸其上也

上雖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勵精求治尚可得乎

陛下何不如堯舜之已事使臣下得人人安心毋肯奸上欺罔也夫校尉者非有士君子之行也編之行伍非有下士之責也。倚廠以劫衆。非有禮義廉耻之節也。有權臣尊操國柄。乃始用之。不知

陛下大明光照之下。何乃猶爾也。夫忠佞賢不肖之辨甚詳之舉至嚴也。雖

陛下留意保惜一以禮裁之雖至亡行者皆將修飭其身顧效

陛下任使矣況嘗盡心於事毋擇其生死者伏惟

陛下圖之

擬論近臣太重狀

臣惟天下無二大有二大是二天子也故聖王慎之毋使有專臣焉今

朝廷政刑之柄一切委之近臣以為之執而近臣者又播弄威德叜壞綱紀天下之民無復知有

陛下也此不大可懼哉

祖宗締造王業若此難也臣望

陛下仁恩覆育若此勤也

陛下以狗馬藝伎之事欲自適意而以

祖宗天下之柄付之匪人至使天下之人不復知有

天子是豈

陛下善為暇逸計哉

陛下誤矣伏願亟收其政而早圖之否則不但二天

子而已也○憂國之言勿復自忌伏惟

陛下圖之臣冒死謹奏

○擬廷臣論寧夏事狀

臣等伏蒙

勅責令盡寧夏事宜臣惟諸司所論但係一偏未盡事

體昂錦等既戕害守臣推立寘鐇逆事已形若從寬

滅待其自消理既無事猶訓方來各鎮以此承之又將奚可難
陛下不忍生靈之厄亦必出師務盡勦絕以斷萌蘗誠不宜如此之議輒俾城壞自貽來悔
擬廷臣因寧夏事計今所宜事狀
臣等前日所論寧夏諸事務在勦絕元凶者緣見被害守臣雖略施行欠當要未大為不道以絕衆心今法度久弛綱紀失序各邊之人萬一相視倚藉陰濟党私又何為禦禦故務絕根本以杜方萌然猶醫之治病之標也而其所為病者臣以倉卒未之及今孽者

已平党者悉獲標病必愈矣雖可坐視無事不治其本也伏惟

陛下察之

祖宗制為法度以整齊天下之衆至嚴有理也至順有實也至詳不亂也今日執事之臣乃一一取而紛更之使天下之民若聾聵其耳目無所視聽持守視

朝廷官爵若視犬盜横兵此何以討也夫其悖理傷道者臣雖以徧舉也籍沒之令非誅叛及大逆不道者開國以來未之或行也今軍民之家有放債於官者及行使低銀及銀匠傾造七八成已下者一切罪

以籍沒此其情有可恕也而輙罪之如此前者侍郎錢鉞特請王府祿米以便河南之民耶乃為揑變成法沒之都御史强珍之子即射利貴鹽土民有力者悉可自行亦何必拏要之後也乃並夷其先臣之基沒之尚書秦紘歷事累朝功在社稷以勲以舊以貴以賢八議有其四也其子置樓蓄盜比關東軍民但有貲貨之家皆爾也人告其為倣効內制沒之不知此三家者為謀叛律耶大逆律耶苟使任廷之臣非人類不念其身其子孫則亦已矣苟或念之將不自斬其忠愛之志耶

陛下又何恃以為治也侍郎王儼給事中任良弼一為查驗內庫陳布一為陳言雜支陳布以恤民情皆嘗親見其弊覈知其實者也顧其意豈令歲歲如此以傷內庫之財哉乃悉責令遠戍遼外蕩析其骨肉此比其盜內庫之布以為已有者何如也平江伯陳銳功臣之後世有免死之券以怠慢校尉誣刺多贓遠戍障地遺其老母徹夜悲號聞者墮淚於邑吏相扼捥死罪尚可赦也而贓罪乃如此邪又都御史張鼐侍郎馬中錫劉寶劉纓張泰崔巖等俱以巡撫地方查有浥爛剩餘糧草執繫來京備辱萬狀復責倍

償轉折數番若制狗馬人不忍見。劉緩崔巖張泰以有人幹請得免其償而邵中錫等彌破產業沽易子女折挫數年乃克歸放然猶未也劉憲何罪至於杖殺獄中出屍狗洞蟲集於膚衣不被體婦人女子兒童走卒見之未有不掩鼻呼天。槌胷發氣者也。夫理財足國有經紀之道。一定之法也。即有侵盜。守主者之職也。而以重困大臣。摧辱豪傑。彼豈斛斛而量。錙錙而計邪。今有事於糧餉者皆巧避文法之誅而厚為欺罔之計求其數曰已支放盡絕也視其倉場則洞然空也昨使寧夏之後尚未安帖則靈州花馬池近

寧夏諸路又何以君士卒而使其賊也夫執事者之志豈不精也法豈不厲也而顧交相欺罔不若其所圖欲以充之適以空之欲以固之適以散之若爾數年則 陛下之事又可知也

祖宗之於國計其慮顧豈不若執事者之精也每不過求於人情之外者誠以其所有難也父命子以貨而為之子者尚從而私之況乎非有父子之親者惟

祖宗深知其必至每事輒過為之備以但責其用勿乏之而已故財用恒充而不竭事恒集而不廢夫財恒充而不竭事恒集而不廢雖三代之聖王惡可加也

剩餘之斷折固非正數之減少也泛爛之所下固非
侵欺之可比也為按察者稍以責之監臨主守之人
尚以為甚酷也而以加諸巡撫大臣此何以為辭也
今執事者之子弟皆高官厚爵過於功勳才德之臣
萬萬彼嘗有何功何賢也執事者日惟不足又徧求
其疏遠之子弟官之奴匠服事親厚而相私者官之
凝勢所至府部大臣莫敢正目也彼以言官為舉骨
鯁之臣謂為出位而厚譴之此何為也文書有循審
之謬消注有錙銖之差即詔繫而嚴詰之削遞其職
摧殂其命至不計公私之罪千石百石之罰勒之遠

至邊服離蕩其故業使不保其妻子父母古之人察其心而體之猶恐其莫肯為用而又為之奪耶今官自六品以下歲祿之入計不過七十兩二品以下歲祿之入計不過三百兩而居室衣服男女俯仰之類交遊餽遺之接皆是乎取之廉直守法之士尚多妻子之相怨而又以罰耶夫功伐之臣守其世業恐墮其先德姑為隱忍以保全其官職也而才德之臣乃見行可而仕者蒙被衰抑之辱如此彼豈不欲卷而歸耶執事者又以他法拘制其命脅之以必死蔑之以無怨故身在朝堂之中如履烈火之上又安有精

自心以對

陛下之職業也其頑鈍無耻者又從而竊附執事之門逐聲憑勢自固其身恣率其情罔循朝度鬻獄賣官妨賢害正無所不為無有不至而執事者反以為賢而數薦之

陛下陛下亦且信其賢而用之凡所以壞

陛下之事誤朝廷之政者皆此輩與執事者為之也頑鈍無耻者用事於上而才德之臣扼志於下欲天下之不亂惡可得也軍民雜處京師因以

陛下天下之主萬民之父母也執事者百計而逐之

京師之民無有不怨望

陛下以為

陛下知而使之然也。而執事者之門逋臣逃民靡所不有。又未見其有能去也。私門之姦亡以為制而來集之民反以為賊虜而疾驅之。

陛下何以主天下也。民固有以先世移徙及戍衛京師者。其稱述故里者示不忘祖也。乃離析其親戚墳墓遂歸故鄉若民人擅出境外交結仇虜之律而財產子女一切蕩失雖桀紂之世亦未聞若此也。豈盛世之事哉。在逃軍匠以主管之官剥削太甚而執事

者不責主者之惡反連坐親戚鄰佑之罪京師之人雖同戶莫之知其誰也而又責之親戚鄰佑之遠其相聚而詬怨之夫豈其無狀也古之人弭盜止姦刑其所因為而原其所不得已今之盜者乃盡其不得已也乃不自其不得已者為之區處安輯一切不問小大強弱但有盜者即全徙其鄰佑親屬之人彼鄰佑親屬者何罪也茶鹽之利民之所必用

祖宗立法但以禁其甚耳今不問升合多寡即有犯者並索文引左驗彼升斗合勺皆可以有引也故天下之人重足而立側目而視圖變懷亂不肯馴順因

非百姓之罪。今在外而治民者畏懼執事者之禍已厚求於民以結其歡而暴横之斂歲無寧日而朝廷又以嚴刑峻法陰伺其後古之欲民之信法尚數數申詔使之自改而乃陰伺其後以必中之此雖中商之慘刻不為也。而以陛下仁聖之世哉古人之言平易近民又曰用其一緩其二今京師無用之人溢祖宗額制之外者不下百數十萬坐食東南之財而不知檢方且務為征歛以赴其用設有姦回不軌之民如勝國時陳友諒者

陛下又將早辭以假運耶遡自丁卯以來今日督造
明日催織又明日採取使者相望於道未有空歸者
也東南之民顧豈皆甘心耶直朝廷靈聖懾伏而不
變耳即一但有徑澤之警
陛下總不自愛如宗廟社稷何哉臣故以善處寧夏
之事猶醫之治病之標治之固安不治雖病不死而
此數者則治病之本不亟治當任膏肓不病亦死亡
可救也臣等世賴國恩有主辱臣死之義故不復忌
諱輒布愚衷伏惟
陛下察之圖之千金之家尚百方保護恐失其業而

陛下所承之
祖宗者盡九夷八蠻之域皆所有也奈之何坐視其弊而不救之豈不深可惜也今天下之心雖傷而未失也
祖宗之制雖紛更而具在也英雄豪傑骨鯁脩直之士雖廢格擯斥而猶存也
陛下一旦勵精為之則是數者舉集而湊矣失此不治非臣之愚所能識也

○鑄錢議

臣竊以事有不得已而始為之者猶必盡視於情之

所宜宜矣終或有窮焉則亦未免病民而不為便錢法本歷代初造中衰之際財用耗乏不繼姑權宜為之以稍補塞焉爾承平之世財有定取用有定度柰何可遽起乎夫所以遽起者臣知太倉銀數不充諸邊饋運不已也然其事勢所至臣恐有五不可者使錢禁一出小民不知上意所在必相鼓惑以為將廢歷代所制市者匿收者散相易者不相信得者不以為有雖散之於上而下已疑懼而不受矣設有他事偶起

朝廷即欲嚴法以驅能易以用乎此謂一不可人居久

靜而無所擾則蠕蛸相雜人心乂安而無所拂則譎詐相起百姓逸居無事朝夕所念惟財利是急今以鑄錢飾之天下彼肯兀然守禁而不盜鑄者耶盜鑄不已則必以法繩之嚴法之際官吏又緣以償憤報怨民則有死而已況利之所在人必趨之示民以利而又繩其為盜恐殺者日多而鑄者日盛也此謂二不可況事安於相習疑生於驟見諸邊之民習於布帛銀穀之交即使易之以金彼且疾痛不欲以為無用也今以通於諸邊有不愕然駭耶於此固有不可以法相迫之勢矣然尚無足懼也使給邊錢糧一切

以此用之則大可懼矣比虜犯塞邊餉匱竭丁運大起且不足繼況前此只收銀粟與布無妨於用令易之以錢則能可以不懼乎此謂三不可且銅炭非常積之物賦之所取亦有額限需之不得有司必將别為之所夫苟别為之所有不緣以求致乎令民安於無事奢巧相競竊乏不克常賦所入尚煩縣官嚴限而不能集而又益以此哉此謂四不可民安而動則驚惑煩厭行錢之地習於舊錢之貴而新錢之賤一旦聞以鑄錢行之則必以新錢不可久用即使畏法勉從倘盜鑄之令殺人繁多

朝廷不忍百姓之死革新錢不鑄則蓄鑄錢者豈不深以為誤已也法不行嚴而使之行既行而又輒止竊恐法之不可以示民也此謂五不可夫五者之中三不可為重而五不可緊治體為尤重省財足用自有經略固不可尊於一錢之有無而已也此不之已時尚得已非區區所能定論也謹議

○論易置狀大事宜 與王東衙

計事者誠貴詳慎周遠倉卒之際雖固有如意者小如意率小敗大如意率大敗此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何也天下之事其衆若牛毛其大彌宇宙其細極

纖恥彼以倉卒小慧謂可進之矣其道固無有弗敗也今關中雖不罹兵燹然山南之寇煩餉數年矣老弱枕籍於溝壑之中山南至於今未平也而北地上郡悉數歲稱歉貧民剥樹膚發草敷以爲食寧夏雖新淨逢蠶函被狼狽倉廩虛竭矣延綏甘肅諸鎮屢數梗道居者不得耕牧挽運者不得輸送其害蓋數倍關東也直未焚城邑掠婦女殺黔首似安平爾而執事者不思久遠之安遂乞意輕忽行事罷費百姓如彼彼固飲藥昏眊矣此其民何罪也故不避僭踰輒上與兄計夫城北之鬬直張氏十數人爾合邊腹數百

之兵晝夜圍捕但獲其三四人餘皆冒圍而出官軍
物故與之相稱彼且未有劉齊之盛也至知府不敢
遽出祀厲盛借兵衛若備大敵而關東之賊鄉嘗欲
西望入關矣關東之勢豈如張氏甚火耶執事者何
不近以此慮也選閱兄與鎮巡諸公極力區處防守
要害修繕城邑訓練兵民警策官吏即承命者未必
盡如約法然亦今古恒事民不勞事不廢也民私若
曰即莫之盛亦可以粗守矣此備之道事之理然也
故選置壯夫肄戰修具者凡以為此而已今執事者
徒以遵官崇階握持朝命抗獸群列悉取其約束而

吏之罷狀夫之置寵無籍之人令郡縣另擇光棍游手者食以精廪給以利器又汰不堪供役之户微取銀十兩資其裝束此法一行關中之禍成矣故無待關東也昔韓德夫以此施之眞定彼時民方承平畏法愛念性命也尚嘵嘵以為厲已而勝盜勝盜者害過於盜也其施於今雖三尺之童孰知其不可矣夫民自賦役之外瘁瘁崪崪勞苦終歲莫能養其妻子給其喪葬也山南及三邊數歲供億之費又沓沓相仍若疊緯積蓰小民懷亡思亂之志靡有弗及矣乃又以此重之夫常役之制今年力差則明年銀差百夫之

戶銀差歲不過十五兩或二十兩而舉族號饑寒矣彼不堪供役之戶則常制不過一二錢多則五六錢又多止一兩耳而益之以十兩不知十兩者為力差等耶此雖盡誅其戶悉繫其妻子有不能也彼又何以給光棍游手耶夫民之至無賴不可訓導為善者世之所指為光棍游食者也人之至親莫如父母篤愛莫如妻子而光棍者方且不顧父母妻子之養今以官府升斗之會責以守衛城邑之事其故心宿志又固有因是以感觸他移者矣一旦寇至吾方束手孤立借効於彼彼亦恃其馴練之素驕悍於我促之

則心違容之則事敗彼誠兩顧於寇我之間在我者養無太厚動有峻法而在彼者恣意致欲罔不周遂寇未之入而彼先為內潰矣故於是雖有頗牧之將不能為之用也非不能也勢不能也譬之虓虎在柙苟就飼喂稍若馴服一出其檻必反噬飼者此會稽之守所以嘗項梁之劍也史記所載除肇創草昧之始不論有邦之主經畧之故自皇帝制兵以來訖於今日僕亦嘗究極之矣未聞出良民進游手以為武者況今日群盗政彼曹輩也乃又以此輩預養而待為之資此肓瞽女子聞之而大笑者不知何所為為

尊官高年之士亦亟趨劇行如此彼劉齊者將已鼓掌瀝酒而私慶矣夫內失庶民之心而外資盜賊之援危國亂邦孱臣愚士之末計也盛世公卿乃望是以弭盜非愚則痼矣儿於此何不急為之圖以安其衆此聲一揚向之壯夫必欣然散去如釋負而游手無藉之徒攘臂爭先矣壯夫散則武備廢而盜無靳志游手無藉之徒先則孽禍釁而敵有厚資若然則關中之事去矣夫事本易集而效本明著也古之人動難於老成持重之臣者以有深遠長顧之慮行易而効長也今不求之於其易而索之於其難不圖之

於者劫而望之於隱福此妖人燒符致鬼之術殖身死軀之道也或曰古之興國之君由屠沽盜賊與之成事者多矣子以游手亟絕勿用不已過乎曰其大畧吾已言矣此政所以塞其釁也夫特收良民習戰剽守者勿但善戰可恃又以陰奪游手無憚之志也故以戰可以成殄寇之功無戰不失其守家即又萬不得志必懷愛妻子屋廬田畛死不為亂此孟子所謂有恒產者有恒心也游手之徒則異此已勢孤則俛伏敎下甘為人役有大盜小警則趨順掏攫無忌親故甚至因財而異父也若教之為兵資其食力養

藉以藝有小寇即亦可以小有勳績大寇至刼仇姓殖恩家反戈往迎矣何也戰則不可勝敗則受罰罷食又失利也所謂無恒產者無恒心也今天下幸獨關中無事東盜欲窺關中有無不可知然古用武之國不可不慎也惟兄速已其事而亟圖之賜不肖以閭閻優游之樂則莫大之幸矣况百二之險萬萬之命乎

對山集卷之二十一

康對山先生集卷之二十二

書

與彭濟物

數年不覩光範偶辱過問即甚慰甚慰然又倏爾而別此情如何明日逢德光道及雅愛云云此誠斯文骨肉之至他人誰肯然者感灼累日然竊有所未安者因公知我厚故不避訶責輙布上左右惟公察之聽之僕自庚午蒙詔之後即放蕩形志雖飲酒不多而日與酩酊為事人間百事一切置之此不但信於鄉人妻子奴僕也盖素性疎懶偶因官秩覊縶數年

若招豚孽鷹而一旦得此中心之快實有人所不知而已獨知之者自東方多事以來聞其䖍傲無狀如彼郎或奮然有攘臂之意隨復自笑自詈以爲狂奴猶爾不量郎又飲酒散髮箕踞林麓此其性習之已成激之不逐𨈍三公之貴刀鋸之辱不可奪也況數頃之粟半幅之紙乎僕自幼支讀無狀性好是古而非今始仕時望見
先皇帝寬仁大度郎自私擬以爲皐夔稷契之業可以復見於今而狂放易言畧不修飾至
皇帝嗣位之後又見其英毅果斷益喜益負以爲

志當究於此一時交與之士反覆輕易不檢惟僕言是是故謾論譏説畧無忌畏日就月將幾踵奇禍幸免殺身而歸而二三者又補砌所無以為真有使僕含垢於有罪者之籍與不肖之人同被驅放上辱兩朝作養之恩下累先人消介之業生平微志付之穢塗情苦心局不復自愛暇日偶讀皇甫規避梁冀之事與蔡邕郤九錫之書喟然嘆曰彼何獨不得舍垢冒汚而成致美節如此也又偶讀柳宗元傳曰郎宗元有不同於叔文然親與之交而受其職任矣夫身有規避之操而迹厠宗元於九錫之間仁人志士

宜於此何如也今僕之所憂者在忽有犬馬之疾死丘壑之下不得伸其宿心原悰耳而區區官秩之事非所念慮也瑾之用事也蓋嘗數以崇秩誘我矣當是時持數千金壽瑾者不能得一級而彼自區區於我我固能談笑而卻之使饕虓巇嶮之人卒不敢加於我此其心與事亦樵且甚矣當朝大臣蓋皆耳聞目見而熟知其然方臺諫論列之際出於一時倉卒未暇差別而今則又數年矣夫伊尹之輔商也一夫之不獲則曰時予之辜僕郎非賢者然豈必於商之一夫哉大臣者乃忍使之雜於孫聰曹元與云云之

間邪故鄙人之心至此益放蕩已披髮嘯歌至於終身而不敢悔此非甘心為長沮桀溺之徒也公之意曰古人內舉不避親時之可舉不可舉非僕所知也而僕之不才汚穢亦非公應舉之人觀近臣者以其所為主於此使識者苟為之言則所係於公者豈細哉今僕之不可於當世者有五而甚不宜出就官職者有二性喜嫉惡而不能加詳聞人之惡輒大罵不已今諸公者皆喜明遜而陰譏此一不可翰林雖皆北面事君而勤渠閣老門下者以為賢能僕嬾放畏出歲不能一造其戶此二不可人皆好修飾文詐僞

恭儉直而僕喜面訐人未有不怒者此三不可士大夫不務修身法事之業而俱呻吟詩文以為高業見其詩若文不能不怒故見輒有言而彼方望我以為美也我以言加之此四不可與粗好者接必因其職事加勉戒之詞多忤其所好彼或未從郎拒而絕之以此親疎多怨苟復見其所愛者又不忍不告或又告之彼郎又不從而僕又絕之此五不可執德不宏不能信之於人雖頗自好而當世談論之士多加詆謗自入有罪者之籍汚穢終身莫能自潔使平日所立之志碣閒淪落智高萬物之上而名陷九淵之下

於中夜竊自嘆悔不當輕易效其世俗科舉[illegible]
此兇溺今又不儆而欲仕乎此其所宜出者一時同
黜之人固有不幸而被汚者然罪大惡極蓋[illegible]於婦
人女子之口尚十之九彼莫不覬幸僕出以為先容
之地而當時宰執又率崇私愛而乏分別苟欲引其
私人必援僕為喩是所以用僕者非必實知其為人
而真明其有誣也如此則是以賢者之身而為不肖
者之資矣語有曰君子非其招不往以不賢人之招
招賢人如之何其可往哉今衆人雖以不肖謂僕而
僕未嘗一日不以賢君子自謂已如此自謂而人以

彼謂已盖所謂嘑爾而與乞人不屑者也此甚不宜出者二明公之意特出於一時愛念之篤偶未詳究及此然言出乎口通乎心明有日月幽有鬼神此區區平素之悃可一鑒而盡者公如覺之必信其為肝膈之實慨然憐我體我矣會公甚難既會又復匆匆不得請益而又能迎候敝邑此甚負公也諒公有以恕之乎臨紙惘然

與王子衡

數日之別已勝數年矣諒公同此情也華山之遊此平生至願況又與吾兄同之抵家後百事猥俱荊妻

痰氣發作幾於不起小女出嫁伊邇未免匆匆耳富
有富者之事貧有貧者之禮父息之情誰能不爾生
此二者使不肖倉卒言兄長之前顧不得羽翼而東
耳奈何奈何在省時會近山尚書濟物總制俱道雅
意隆篤細得近山言深服公所以處我者有禮也近
濟物以他人之謀將致我幕下昨已為數言絕之頗
涉峻厲於乎彼殆以我為何人耶大丈夫出處自有
禮義豈私好私與者尋隙枝釁附會可致耶凡與我
有骨肉之分當憫惜至此丘壑之下凡有志天下國
家者豈所忍居苟有所不可則亦寧死守而不易耳

平生碌碌別無他事維此點檢最熟而又失之死無面目見先人於地下也盖此又是一番波浪比之往日應舉不同如之何可以輕且易而言也厚齋之意雖善然非實知我者固已感之矣然乘之則不可也去秋有一客相過極言彼所以拳拳於僕之意方在杯酒間僕變色大罵聲轍四隣僕豈彼之所宜論耶昨見自彼來者云彼已深含於我此不知僕正欲其含也即此可以再見不肖之心矣張吏來甚急因先附此意不恭之罪吾兄想深有以亮之稿存數日後當托人附上不敢負吾兄也臨紙耿耿無已

與藍文秀

伏聞寵命之至欣慰不已明公才望功勩豈一南侍可盡然當此之際百事破裂不忍言比之前明公身任安危之日又稍異矣以此甚為門下喜也敝邦之民數年蒙經畧得有闔閭之樂而不肖私被特又為深亦嘗頗忽承專秉節之臣輕忽喜變不能鎮揚國威殄靖妖孽虛恢越絕敢肆大言以欺天下而當時用事之人不責其名實輙乃加之功代德性之上以其小而信其大使篤實之道弗彰幻謬之徒得騁因以平蜀之事稍為論議據事究勳私若頗當於明公

之行用為遠贈文采雖不足綜核已有餘矣不能躬
俟行節私心慊仰何可言外具粗儀并序稿特令弟
淳賫奉冀垂存省幸甚春和伏惟保愛以慰斯民之
望不宣

與何粹夫

二十餘年不見故人顏面書札亦僅六七還往而東
曲萬千尚未一及豈但可以痛哭流涕哉前日涇野
去又復匆匆不得申問老兄郎不為踈懶我尚何以
自謂也往年為兒栗娶渼陂女一年生子子死婦恚
恨亦死某自荆妻亡後齒落形憊已極酸苦乃復可

此只得從頭𠏉𠆭又求叔安季女與粟為室春初東邁中夏方返人生幾何顧終日了無休息古之達人可復若此也十年前於鼇屋彭麓買田數頃得一幹僕力作頗足口食其地易水稍謝旱乾之憂矣兒女事變歲無饒歉山居頗近名陬無能以暇遊衍豈僕初志哉近得希道書云丈夫不作萬年之身亦須有以傳之後世某之踈放後世之傳不敢擬而萬年之身則劉文奎已先得之往吾兄語此甚謂不難令力求數年茫無涯涘肯指曲折某當倏出泥淖中也先述所示良奇某為此十年益乖初閱門戶頗多不知

何者為是有暇有可批示否涇野在南想日與復晤來秋欲拜掃先隴就訪兩公良晤不隔想應申遂久旱酷暑萬萬為道保愛不宣

與寇子惇

仰間得手教展讀數四無任媿感昨西使寄望之書來亦道此翁留意不肖甚隆皆知已者過為粉飾是以長者輙不見疑若便以為真耳放逐後流連聲伎不復拘檢垂二十年雖鄉黨自好者莫不恥之又安有可與士大夫同日語者人苦不自知僕既自知之而又自忘之邪此則深感爾矣執事知我厚宜必亮

此況[illegible][illegible]言翁一時來興輒為論議殊非佳事執事倘有問訊可委曲言之阮籍之志在日獲酩酊耳三公萬戶非所願也僕蓬首跣足已踰半世苟得優游行樂決無他想言雖激聒肝膈盡露誠欲安分醜居不欲誑求探抹直為流輩詆誚耳有醜婦被逐者借隣女之飾更往謂夫曰曩以不修子故棄妾今修已子何辭焉其夫趨而出其姊止之曰一出已羞更入何求其言雖鄙可以理喻惟執事萬萬念之

與楊用之

海自用之足下與足下論議皆洞然相達雖有留滯

此雖古人何用多讓足下年齒日盛而功效未彰竊甚怪之昔玄德撫髀而增傷士行惜陰而勵志誠願足下每以至性難得為念悚古道之罕臻憝根荄之俳至絕過世紛精詰往迹輒不可如前日逸逸弛緩以自廢也肝膈之言深信必察故爾盡布不復追悚

上遂庵先生

執事此行宗社之慶生民之福也不肖萬萬死罪無面躬詣拜賀今共事日繁賦餉日急各處經畫糧儲之人率不堪職勤為迂濶難集之計百姓百倍賠費不支一行

之需倘賊勢更盛又當何以山南湖廣之盜不可視為尋常今之求治者率弟子行當亟須丈人也詳此盜非老弊我師者中國有人耳往時四川湖廣陝西所上首級盡山居平民非真賊也凡執事所以報孝宗皇帝者惟此二事耳不肖雖在罷廢然世受國恩不敢忘此憂也初冬微寒伏惟保艾以慰天下之望不宣

與張邯鄲書

於公雖敝素交然公為鄉里豪俊之士居官之聲動燭遠邇此吾所甚慕也東方盜賊薄公城邑凡幾矣

公能悍然無懼以作其民邯鄲數得無恙其係豈細小哉願公益加嚴慎肅練士民倡率豪傑攻城約以死守城危誓以死戰彼雖號有數萬然中多婦人孱民精兵僅千人耳既擁衆抗軍不能留營寄民而所過殘滅并臼釜甑罔有孑遺必無恒飽之理此應敗之道也昔吾備警邢郡返過邯鄲見其人率勇敢有氣吾恨不能丞尉以作其武幸聞公大祗甚慰矣況又有近功邪鄙諺曰莫踬其步當踬其趾夫民既以覘彼之所為矣今戰亦死不戰亦死其曉然也然不戰固死使力戰安知其不生邪此可以語邯鄲之民

淚之自固其志矣愛公甚深見公邑人亦不辭惘然敢告以此令之名將未有類公者也春和惟為民自重萬萬

與王敬夫

亡兒志文至亟與登石問兒婦楊氏食飲寢不踰時遂死此十一月七日已亥事也痛徹心骨殆何忍言念惟此婦自五月念二栗死郎堅志死節剚妻及諸女輩日夜防衛已極縝密乃于其月念九潛服毒鼠藥數七幾不可生賴覺之頻早得以捄救至于今日每聞妻女所傳婦言其志必不肯回因誳之省厥父

母冀至膝下或以愛奪乃悔恨彌切日夜號泣欲西
南麓公與許夫人不得已令其兄宋與其嫂舍姪女
送之來仍以有心婦女一人常為伴侍婦至栗柩哭
畢入内見荊妻殊有喜色曰吾謂夫已葬不知猶未
也荊妻私意其語謂予曰新婦志大不易行必有變
柰何予曰汝但多方防衛可也翌日與婦防衛者相
處極歡有一出者必止之曰汝出吾懼也畧不一言
徃志很以為旣見父母果悽眷戀後將無事荊妻者
獨不以為然令嚴為環守是旦粧洗畢微言宿飯作
渴索醋湯卧内飲不知潛帶砒礵二三兩隨飲吞盡

少間砒毒內作與侍兒登厠歸漸不能支乃誑小女
及妾楊氏曰吾適登厠見祟身頗不佳幸與亟亟禳
之又索醋湯令極暖來連飲三碗許曰稍可矣荊妻
入見其色驚怛所以因切疑之搜其袖有遺砒始知
中毒函呼家衆尋醫治之婦徐曰妾此來欲以死從
夫遊地下前所囊物實砒霜數兩假言為金珠使姑
不疑我今已盡服人言砒霜用醋下者百藥不能解
恐舅姑及吾兄以藥解吾毒則大壞吾志是以連飲
醋湯數碗可與吾嫂來治吾後事滿門驚痛呼其兄
嫂涇因以解藥予之閉口不納逼之太急則嚙碗立

碎每藥來則輙揮去堅閉其口楔以鐵箸且曲矣齒堅合不啓也曰吾與飲此吾不食砒霜矣今吾以死為樂以生為苦也柰何以苦事逼我其嫂啓篋出衣皆婦近日所製以為臨死之用者無有不備與不精也着畢氣絶予痛哭幾死以為曩者泵初死時情激心裂痛莫可制其死或易至於歸謝其父母又三月餘矣父母劬劳之恩眷屬繾綣之意顧不能一移其初志而不迫不忿從容就死如此古之達人志士不足與之先也頴于為孔門高弟夫子特稱其三月不違仁而新婦少年女子耳乃其志久而愈堅彼豈嘗

從事于學問若士大夫學聖賢者也其天資之高父母之教要有不可誣者矣荊妻言新婦數向予言古今賢女故事云得之其父兄講說今日之死豈非聞之于耳郎感之于心而不忘耶夫人食利藥少許必疾痛萬狀新婦服砒甚多比死顏貌安舒略無倉卒豈鬼神陰以相之使其毒不內撓正色以斃也栗為人頗斬非辟不正之行皆曰姦汙殘賊天道未有弗與還者故行年二十有二曾無一毫非禮之動乃天畀以良妻若是天信有徵也哉此婦與令愛德性甚相若適亡兒各兩年雖媼嫗不熟其面也記曰內

言不出外言不入栗之兩婦其庶幾乎昨新婦自靈

寶至出鞋二緉壽予與[illegible]妻執知其與舅姑為求訣

也因語楊生楊生云妹[illegible]時以二物曾壽家君與家

毋殊不知厥意所在今[illegible]此誠所謂與之永訣耳於

乎痛哉茲乞執事與新婦別撰一志備其美德俾得

大石通刻三誌納之于[illegible]以示不朽昔栗欲以一椁

通葬三柩則栗之志亦可以無憾于九泉之下矣兒

女之事畀兒甚多敢以物生狀隨書附上惟執事念

之憫之臨楮泫然情不盡布伏惟尊照萬萬十一月

九日海再拜

與唐漁石

久違光範不勝懷仰之私春中以華山之行赴省城留滯月餘某事所司明知寃苦皆引嫌弗究君相極力明刑于上而天下依違之習自若含垢冒汚僕分所宜耳尚何忍言伏惟執事推賢愛才之心休休無已方內英俊莫不鼓掌相慶以爲將有拔茅連茹之漸而太平之幾誠在是矣其遠且賤者或無以表見于衡鑑之下使大璞不登私竊忿焉每有所見擬議欲與執事復中止恐惟執事之愛郎何可嫌昨在省見山東不進士李開先者資性英發識見超遠文藝精典

哲匠所難治體通達後輩希覯心殊重之瀕行因與太微蒙溪泊韓馬河濱諸公送之東郭之外至今不下鄙懷者凡三月餘矣值僕草草用貢台聞天下之善士如開先者又不知有幾人惟執事備訪力求使勿淪于常流則今日得人之盛蓋有凌跨古昔炳耀簡册者矣孰謂非執事之功也後生末學如開先苟得大人君子作興砥礪于上將來所就自僕觀之可謂國士之無雙耳惟執事熟求其為人之實而加之意實斯文至幸開被欲求國子學職是又以中書付仲默博士付昌穀殊可惜也旱夏苦熱伏惟保愛以

慰恁斯世之望不宣

與李伯華

仰聞辱書教喜慰何已奉讀一過鬱恨萬千懊不具羽翼而東也世事皆何足言惟策厲以慰恁斯文之望僕之至幸也此病僕少時亦有之正心脾之氣不足所致常服平補鎮心丹得效甚捷可試為之聞欲求國子學職謂伯華自為則可然方今之士孰有可與伯華班者俾之自投散地將非世道之不幸耶前嘗有一書與當塗君子論之矣僕所願在伯華登法從備顧問與上極言天下治亂之故使堯舜之治復見

於今日而僕得老死林壑休休終身以歌頌太平皆將為伯華與君相之賜而顧如此何邪人來草草附問惟萬千保愛不宣

為鄉人論銀禁書

泉布貨財通有無便百姓而已惟民不能以皆織也故以泉貨易布不能以皆耕也故以泉貨易粟聖人之意苟使農末相資而不相病如是而已此縣自國初至今惟納邊錢糧方用足色其餘用使常五六成耳八九成則太高者也今欲一切悉用足色克俾貧者典衣服賣器物以十得五尚不能得常行六七成

謂為通行之物今被撫公之命市井之徒動勘捲桶捲桶者此間足色銀之別稱彼貧寒之家安旹有捲桶邪往歲農閒之時每柴一䭾止直常行銀四五分再無過六分者以足色沽之四分則二分六分則三分也苟有積陰或加至一錢及錢一二分亦惟常行銀耳貧家郎求一䭾之價尚變易衣被百方飼而循不能況又勒要捲桶彼捲桶者豈尋常易有之物邪撫公之意以兩直隸山東河南江淮等處但行用細絲銀蓋此數處錢法通行故不得不用細絲今若能使百姓如彼通用錢法則可不行一人而自無低

銀矣況民溺於所安而難動錢法又未可遽行此銀亦豈能遽變行錢之地每分得錢六七文可幹六七事行銀之地每分不過幹一事二事而止故低銀當常通于不行錢之地者其勢使然也今假銀白銅彌滿市肆乃縱而不禁顧獨禁低銀豈非不思之甚耶今行律之人顧物論直此以與之彼以受之無相疑者誠以為自便也一旦改而不行窮居之民束手無計不為掠則為竊欲行法使民便乃不惟不便而又令之掠與之竊非所以計度民事者也納官之銀用足色者姑侵盜轉換貫緣為姦耳足色之銀豈可食

者耶苟能以通有無資農末則聖人於此亦信其意而已不深強之以所難也故曰聖人緣物順情其力不勞其道恒伸此或其一耳偶聞百姓嘖嘖故敘此意告公惟有以察識此意付之施行則可以無煩程限恒國使者而坐享其道矣仍重禁白銅假銀則市肆不欺農末有賴或得討事之益也

答王汝言書

曩者仕宦時竊見世事搶攘以為非甚難辨也特執事者未嘗少加之意故云云耳每遇士大夫卒肆言毋諱不知觸人遊怒已厚乃竟以罪官王罔為效人

之黨交遊諸公或以書責我宜改且勿往輒得書後大笑索酒曰我罪蓋如是然我何能改也夫子不能行事於世以誅其姦乃并不得肆論其短長哉夫善與惡是與非其數較然明也執事者不以為意而槩與之則反手倒持惡民與善理盤風俗衰詐偽起子弒父臣弒君毋不亟為是猶可委而弗究邪天下之事雖貴執者所共壞然豈盡持執事者之手今事之不較哉四海之遠兆民之衆孰為胥孰所制者要不可以十一辟之惡風疾雷雖至盛必無終日委而不為而謂非我所得專謬矣請以廖鐩諭之曩在河南日

嘗屢遣人誅求郡邑矣其重求不過千金郡邑科斂千金只一項耳其錢穀轉移詞訟難易約束流滯彼豈曰治此則妨吾索可置勿理也不才之吏各欲自肥私享則是斂者鈞致無不至使反此心以正理易治郎是斂者悉可以裕窮民稱良治矣士大夫平居動以古人自期謂事直來當手若云云我當如何如何既當手矣而又委以執力此非真有為民之念者也劉養和以犯廖去矣燕憲清帖耳奉廖何乃亦去矣二君同以廖去其高與下美與惡奚啻天淵氷炭不相侔也而士大夫乃猶舍正路而弗由豈不大可

哀耶昨常守德來繼燕又覩養和為烈矣彼吏民者受侮半年何不更用前計以酧守德而甘心若是其道固有所難也今上無貴勢之撓下無執友之壮臨事澁民心知其懸遼而隱忍含糊善不加恤惡不加發使無狀之民如群虎貪嵎而良善者卻足自廢有天日之明官吏之設刑法之禁而身制于齊民不可左右朝廷所以建官分職之意安在平日鄉黨為善者率云某為某事嘗言其不利今已然至此乃循不見其賢者固以為時有所未至而不賢者將又因以轉而不善矣此寻所以瞋目于執事之臣也大文絮巨

惡犯禁囂理恬不爲怪小民罣誤冒法則錙計毫數洗垢索瘢持此而欲天下治平胡可得也吏長姦民侮法二者國之大弊也今長姦之吏盈滿仕局而莫知所懲侮法之民桀踞鄉里而莫知所畏此當塗君子之深憂也昨過貴邑見事埶百爾狼狽以深恐懼乃續聞公言云云及叩之在塗又有過者乃嘆守令所繫之重如此使郡吏一切如貴府縣吏一切如貴縣長此安極今日偶見敝縣一事爲上吏發至劉令以病不得理其丞但惴惴奉丞唯渠究所恣意耳然僕向爲當道言之不知卒聽否也安得公在蜀時風

致為一洗耶昨僕謂弟姪輩曰汝言言有內鄭報尚能戮兇首悉使之在官數年不怨又當何以而此時列郡太守皆碌碌不足為汝承雖美才盛年又姑息寡力大抵時運使然非人力所能也

與姜武功計處樊伸等賊攻犯事宜

承諭曲盡計度瀰城及郊外生靈荷德沐愛比之更生然有數事輒令錄上須亟為斟酌施行則所益不細曩時蜀漢征勦橫及無辜正坐執事者不能先物審處以致倉卒失措雖悔何逮昨日得賊馬者郎以馬賞民人人思奮恨賊不即至若寬賞罰之際果能倡

勇鼓氣如此有不戰戰必勝也惟公亟求入操之人下場操演昔种武功懸金錢誘人習射已有益於宋矣何今異昔耶一擇精力之人司把城門盤詰姦細及昏封閉日出方開若有面生可疑之人即送官查究遇夜有公差人至亦必遠瞭問行之人多寡然後索其所執關文牌票果是真實方令守門官佈列執兵之人開門照數放入蓋恐賊黨乘機夥入不得不謹也一上城急令上城之人逐名撇置石子在上每人以三五斗為率以備緩給仍令每五人共手銃一把火藥銃楔俱要完備精好萬一賊來攻犯城池倘

石所不能及者則濟之以銃賊不敢遠近矣一再擇各處鄉村丁壯者令編為群伍除大客村鎮自為防守外其畸小村坊宜三五處相結俱要器械精好垣堡堅完不惟遇賊可以剿拒無畏而官軍喜功妄殺沂亦不敢肆其志矣又於境內軍屯寨聚摘取精力驍勇之人令自備什物編為行伍與城中良家子弟及機兵民壯立番演習銃射居前兵刃居後務令純熟齊一然後用之出奇勦賊則所向不怯全功可致也一各色入操人數既令衣服整齊器械精好矣仍須編置行伍或十人或二十人俱要先立隊長建設

旗幟必洪人人相認隊隊不錯然後令之齊金鼓之音識進退之節遇有緩急號頭一舉各相檢察毋使姦細乘機竄入以生他變又與嚴立約束功者必賞罪者必罰則水火可蹈生死無避矣更選前鋒之人八九十數給以紙甲令之衝鋒直前則後軍望之自無不奮力爭先矣久之則人人敢勇遇敵則摧一可當十十可當百有此千人雖横行匈奴可也況無習草竊哉一各處鄉夫除修壘城浚者待其功完放回外其餘應點壯丁欲審視有無器械宜令該里里老先逐名點照開明白的無面生可疑之人參錯頂數方

許上堂稟過令村長以次領進點視若里老胡突搪塞不行用心致有疎虞先反覆申喻以軍法從事令下法行姦細聞之自不敢舍命輕入而遠近皆齊矣點視已畢領打鬬防就令出門各回村鎮聽視緩急收拾禾稼協心防守則農事不失武功丕振壯丁既不至玩愒歲月村坊又得以互相保助矣其出門之後仍要把門者赴堂稟報某里壯丁若干人某時出門則凡在城内者皆係的有來歷之人而一切訪覘姦細無復容身之地矣

與乾州太守趙君書

地方孽人興亂週有二十餘日往來興平西南諸村哨聚村民椎牛掠馬肆為大言畧無忌憚當塗君子雖已識其將然而施行處置尚蘊而不發使不肖輩如坐烈火忽見二十一日尊票到縣乃知攻擊城邑矣當此之際若非執事有素定則倉卒相值何以為策州一破賊勢遂起素被蠱惑之人觀其行事罔衂不知從者幾千萬人而東指醴泉南嚮敝邑勢若破竹夫復何忌故今能不損一人不勞餘力坐致平定者秋毫皆執事之賜也已謹具書當塗備陳始末少盡執謝之私此非不肖一人一家之幸也新聞獲

餘數多斟酌區處曲當其可此又其慰復有合計事宜數件隨啓申布倘被垂察或追來效一此輩往來之地止在高祖廟匡寬南上官薛爐鎮一帶其南過渭河則祖菴一帶而婁務寄居則鄠縣東南鉄爐菴寨其間若無交契深厚之人何以存住許久時日蓋村野之民不知義理與聞左道之言便乃徹骨相信是以反覆牽連膠固難解而涇陽玄衹教妖人何啻萬數所視以為進退者特在二十一日之舉耳此舉既敗則是數處之人解體過半矣今不預為之計萬一賊勢復合即不敢復犯城邑而鄉村剽掠之苦何

日可息茲欲以聞上司急為出給告示隨處張掛將連日斬獲之人名姓明白開曉其人常以樊伸妖術惑謂當做何官職今乃首領不保如此往者靡追來者可戒凡爾各處軍民人等告示到日有為賊黨蠱惑者便宜洗心革故自求多福能將樊伸楊朴張和董漢等有名賊首設計捕獲者郎許免其脅從之罪仍照河南四川首功之例一體陞賞其樊伸等經過地方曾與做飯送酒之人乃一時被其氣焰薰赫雖云法禁有違亦出勢不得已姑且免其究問其壯丁男子為賊捉拏剃髮塗面及著名賊簿哄誘脅從

者原係被賊威劫之數比之楊朴等同謀結聚不同若能改悟走回許自首到官給與執照令其寧家生理其楊朴等果能改悟前愆將樊伸等不拘斬首生擒送官投首亦照前例賞功免罪如此則民志自定賊勢自孤不待旬日之間諸賊之首悉函官庫矣一立賞格信所以勵勇敢勦凶逆之大權也近聞州上於諸賊攻城之日大賞射者州中之人人人思奮恨不身對賊鋒以收新效今聞立節渡口地方所報二十二日辰時賊衆先後二十一騎駐渡索船船丁各行走避村民數輩執兵追呼各賊徑西而去趕下馬匹

地方羣來報官姜令郎俱賞與以勵其氣諸賊恐追兵繼至從列渡徑去雖四往來鉄爐蒼寨熟知道路淺深然舍舟而涉蓋亦深有所不得已其餘黨不數百正以事勢窮蹙不能捕及以今料之只在州城東西及興平一帶舊行道路村舍憑熟隱匿若出給曉諭令各村挨拏呈報除官有定賞外凡所獲賊人一應物件不拘馬騾銀兩悉行給與則遠近相傳必多奮迅更以隱匿不報與犯人同律召號則勇敢之士志向既專而隱匿之家親疏靡諱不十餘日自首自縛者源源而至謂孽蔓猶滋氛祲不消者吾不之信

也一二十三日見州上批迴本縣票帖云賊衆自言去喚所約銀兵及涇陽玄狐教私人復來攻城事之有無雖不可料而備之曲折誠不可疏使賊果如今日烏散而去固已幸矣倘萬一如厥所言則倉卒之際何以為計今宜密切令人先去鉄爐巷寨抓探賊輩何在何往若果招誘銀兵宜申行上司火速移文巡檢于翔令其多方訪邏勦捕翔有令去則山中小寇不惟不敢輒同賊謀抑且別為巡邏搜捕何也伸等皆鄉村游手好閒之人止以妖人誘引扇惑偶至如此山途巇險既所不閑兵事倚伏又安有見自實

雞至鄜縣牢谷一應山口各請上司指揮所在官司督人守把賊必進退兩難束手就斃矣若賊尚在此地留滯未發宜密行寶雞把截隘口截其西奔無移盩厔揚兵致邀遏其東邁凡武功扶風岐山鳳翔沿渭河道但有淺窄可以列渡之處及一應通行船渡口仔細隄防不許擅便放賊北渡乃徐陳師壓境依前明加曉諭立賞要成則尋更易圖計無不獲矣

一玄狐教不但涇陽一處咸陽醴泉三原三水淳化高陵處處有之但不若涇陽之多耳此教風行二十餘年其妖師所至家家事若祖考惟其所需極意承

奉一飲一饌妖師方下筯入口其家長幼大小郎便號請留福奪去自食至於退處空室則使處女少婦次第問安倘蒙留侍枕席郎為大幸有福其妖師者又令此輩照水鑑形云某後當為何官某後當有何福愚民易惑便爾堅志奉承牢不可解然心旣希有官祿志豈無懷叛逆作賊藍巡撫在陝僕嘗具書備言其事畧云此地十年之後必有大憂宜急為之所藍公星夜取知縣劉仲和至分付區處顧仲和不諳事體曉諭無方致此輩托求太府反謂官司生事乃其官司亦不能禁矣而此輩方且深根固蔕聚首通

官打點承對握手一呼應者千計門生員楊芝恐貽害
地方具呈巡撫衙門發縣跟究照提官以受重賄將欲
故勘復畏人言竟以他事致芝於死此後雖有豪傑
敢言之士閉口不敢矣今欲悉行處置則干礙人衆
不若申達上司但摘其為首之八二三十輩斬首號
令則愚民將曰彼嘗照水見有何官今輒遭此方來
復有是人行妖蠱惑雖平日為深信者亦不信矣此
其陰騭於民奚啻萬萬哉一此賊既行叛逆攻犯城
池上司將必加兵搜勦所過地方不無玉石俱焚之
憂宜曉諭各處鄉村鎮店屯衆軍民人等急為修建

垣堡立栅置兵警至則聲鑼相援軍來則列兵示備不惟賊衆見之寒心而要功之徒亦無所肆其志意矣一山東響馬四川保兒皆深根巨盜攻剌慣熟之人比之此輩實有徑庭各處鄉村之民聞其聚衆攻城曾未見彼技能何似便乃深自疑畏甚至婦子離散産業蕩棄地方生事之人又得復乘機刼奪財物若不及俟曉告令與近村之人自相保助不許擅離本地不拘反賊及乘機之賊併力擒捕依前送官給賞則外賊不惟易獲而內地復難竊潰此又計之所宜先者不可不慎也

答德充上書

白七弟昨晚且寢矣覽爾所上書深有意致郎爾不知吾意所在然其言自多愛敬此正吾弟事欣然終日且知弟由是以往能改過亮德也益大喜飲酒數盃至大醉卧矣恐爾不知吾樂故以此告爾

尌山集卷之二十二